



中山书林

远东图书策划

我心坦然

苏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心坦然

苏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坦然/苏枫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8

(中山书林/陈德民主编)

ISBN 7-5034-1838-9

I. 我… II. 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7028号

我 心 坦 然

著 者: 苏 枫

责任编辑: 于保政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10081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江苏如东县文华彩印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 字数: 230千字

版 次: 2006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838-9/G·0393

总 定 价: 200.00元(全套)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由承印厂负责退换。

目 录

上卷·旅途拾碎

- 在那迷茫的岁月 / 2
穿过春天的原野 / 8
弯弯粉笔生涯路 / 20
缘 分 / 56
白头偕老话爱妻 / 59
微笑吧, 爸妈 / 63
难忘的记忆 / 65
不是多余的话 / 67

中卷·闲情逸致

- 诗 情 / 72
偶 感 / 72
送 别 / 7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 74

布谷声声 /75
 颂喜报 /76
 龙女也思凡 /78
 申请书 /79
 迢迢前路 /80
 参观百色革命文物馆 /81
 抒 怀 /82
 忆江南·祝校庆 /83
 往 事 /83
 颂曾在扶绥县工作的南下诸同志 /84
 心 声 /85
 秋 花 /85
 金婚情 /86
 二〇〇四年中秋节(外一首) /86
 情 思 /87
 祝 福 /88
 浣溪沙·神六太空游 /88
 人民公园晨景(三首) /89
 旅途寄语 /90
 静夜思 /91
 悼黄有为同志 /93
 悼张瑞兰同志 /94
 若 梦 /96
 十佳阳台功臣——三角梅 /98

文

味 /100
 总是这样很难说 /100
 家乡的红枫 /102
 回旧地 /103
 故地重游 /106
 又见凤凰花 /108
 云南行 /109
 延安游 /112
 乐业纪行 /115

羊城览胜 /118
秋 韵 /124
昆仑关遐想 /125
深夜望月 /126
故乡的记忆 /128
往事回眸 /132
飞花二片 /139

下卷·岁月音符

日记摘抄(1957-2006)

附:儿孙试笔

罗一民:我的外公 /178
李一山:我的爷爷 /180
李 欣:我的外公 /181
李 欣:艰苦朴素的外婆 /183
李一川:爷爷的样子 /184

后 记 /190

上卷·旅途拾碎

激动过后,就是沉静下来慢慢地回味。时光在艰难地追求和超越的喜悦中顺理成章地逝去。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该坦然面对。在行进中品尝生活的味道,在经历中体会生活的含意。在这世事纷杂、人生沧桑的大千世界,我不能保证在旅途中不会迷路,也不能保证一定会走到终点,但我会坚定地用心走下去。



在那迷茫的岁月

稚嫩的幼苗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人也会要长大成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终有一天要独自走向社会。经历风雨，去奋斗，去追求，可是路在何方？困惑、彷徨、迷茫……

较劲命运

1942年夏天，小山村渠坡发生牛瘟，隔壁的黄顺兴的牛死了好几头，他家本来就很穷，这么一来，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用农村的话来说，叫做“越穷越见鬼”。这是为什么？是命运？是坟山？无言以答。只好求助于神灵了。八月某日黄顺兴的母亲约我祖母一道去邕仙庙求签。当时在二礼乡中心校读高级一年级（即现在的小学五年级）的我，因学校放假在家休息，祖母便要我陪她们去，帮她们对签。到邕仙庙后，黄顺兴的母亲虔诚地跪在三个大泥菩萨面前，将竹签筒上下摇动，忽然跳出一支“红头签”来，字曰：“斋戒不净”。她叹气说：“早上晒过牛肉巴”。（乡俗禁忌，以为接触牛肉、狗肉之类为之不净，求神是不灵验的。）真的那么灵？我想，摸过牛肉巴的手，就摇出红头签，“斋戒不净”。是偶然还真的是神灵显应？！

我出于好奇，也来一个求“功名”签。结果摇出一支，对照签号一查，该签号诗云：

可怜珠玉混尘埃，如得知音弃上才；

命是布衣田舍乐，怎能移步上金阶。

这四句诗，给我当头一棒。说我的命是务农的，只能“命是布衣田舍乐”，功名没有我的份，金阶就更不用说了。

岂仙庙求签回来后,思想上感到极大的困惑,信吗?心里不服;不信吗拿牛肉巴的手摇出“斋戒不净”的红头签。我终于在信与不信中用走着瞧的坚强意志,与“田舍乐”的命运较起劲来了。

充实筹码

是否是“命是布衣田舍乐”的命运,就看你能不能摆脱这一残酷的桎梏了。但旧社会,尤其农村十几岁小孩谈何容易?唯一的途径就是用功读书,不断升学,以期有朝一日,实现远离“布衣田舍乐”的愿望。

有了追求,有了坚定的信念,有了勇气,命运的各种打击就不足挂齿。对准目标,不断拼搏,不达到自己的愿望,绝不回头。春天虽是属于每个人的,但要耐得冬天的严寒。

1943年高小毕业后,我当年即考上了绥淦县中。绥淦县(今扶绥县东门、柳桥、山圩三镇所辖的区域)过去没有中学,绥淦、扶南、同正三个县曾在扶南县城联办个“扶同绥三县联立中学”,绥淦县这边乡下人因为穷也因为远,每年能到那里去读书的人寥寥无几。自从绥淦县自己办了中学,就近读书,不论年龄大小,人们一窝蜂都来了。因此招来两个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已经当了几年爸爸,而有的才是刚刚高小毕业的新丁。那时的我,刚好高小毕业,又其貌不扬,在众多同学中,我是一只无名之辈的丑小鸭。

在校其间,我有一股不服输的冲劲展现在同学面前,学校开展的一切活动我都参加。入学第一学期,第一次参加全校演讲比赛,在和潘流芳(第一名)和黄启贵(第二名)等老大哥竞赛中,取得第三名。虽然只是第三名,但当时的年纪和勇气,引来了广大同学羡慕的眼光。以后的几年,凡是学校进行演讲比赛,我都坐第一把交椅。

1946年,绥淦县第一次举行文化、体育运动会,我报名参加作文、图画、歌唱、演讲四项。结果取得作文(锦旗“文坛健将”)、图画

(画一只钟)、唱歌(民歌《妹把树摇望郎来》)、演讲四项第一名,加上全场总分第一,总共获得五个第一名。这五个第一名,轰动了全校,从而使我成为绥淦县初中的佼佼者,不再是一只无名之辈的丑小鸭。

但是只有这些,还不足以摆脱“布衣田舍乐”的命运。要否定它,要有足够的筹码,道路还很长。

1947年暑假期间,校址在南宁的省立南武师范学校在绥淦县招新生四名,当时绥淦县初中校长周家植劝我不要报考南武师范,答应明年初中毕业,学校保送我去南宁高中。我将校长的意见回家和父亲商量,父亲也去问家境比较宽裕的堂伯李尚庭能否给予支持,以后慢慢还债,结果未能如愿。以我们家庭情况,没有办法供我读南宁高中,只好报考南武师范这条路了。考试结果,我以第一名被录取,录取的其他三位是:梁时光、陈有仁、黄色文。

进入南武师范学校,离开“田舍乐”的命运是增加了一些筹码,但仅仅是一些而已,当时国民党政府有规定,师范生在校三年,政府月供糙米64斤,毕业后就业做三年小学教师作为回报,政府给予保证。教书三年后才可以各奔前程,有后台的则提升为教导主任、校长、县政府教育科员,没有后台的还得回家耕田种地,依然要过“田舍乐”的日子。

巧遇知音

1946年上学期,绥淦县初中请来了广东籍的教导主任张汉超、化学老师林维俊(后改名林静中)、地理老师王映芬(林维俊夫人)、体育、音乐老师张炎忠,他们都是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共产党员,张炎忠老师教的歌都是从未听过的,如《古怪歌》、《农家苦》、《朱警察查户口》、《茶馆小调》、《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等革命歌曲。在他言谈举止潜移默化和谆谆善诱教育启发下,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

理,思想豁然开朗,明白了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现象的根本原因,思想上悄悄埋下了革命种子。

但好景不长,暑假期中,教导主任张汉超被初三导师、扶南县国民党书记长张中挤走,林维俊也被国民党县政府撤职。张汉超、林维俊一走,张炎忠、王映芬也就离去。

张汉超走后,肖怒飞任教导主任。这位花花公子,整天和几个青年女教师混在一起游邕仙岩、赶东门圩、西长圩,干正经事不多。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回他突然走了,可是过了不久,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回来了。他去了又回来是有所感吧,于是他谱写了一支他很得意同学们也很欣赏的歌。歌词是:

“春天来了,太阳多美丽,暖风慢慢吹,百花盛开,蝴蝶飞,飞去又飞回,不知为了谁?桃花风流杏花娇,柳丝癫狂四面飘,大家笑嘻嘻,枝头小鸟也欢喜,蝉鸣更得意,只恨那少女长太迟,韶光似流水,可恨他一去不回头。”这支歌描写的是当时学校里的杨柳、蝉鸣、青年女教师,更是抒发了他去了又回来的情感。后来他真的留下这支歌,一去不回头了。

肖怒飞走后,学校来了本地人何鸿德任教导主任。何来后,介绍同学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书,还给同学组织读书会,表面上很进步,但真正的面目是什么,很难弄清(解放初期说他是托派被镇压)。在何鸿德的政治面目尚未弄清的情况下,我就离开绥淦县初中,到南武师范学校就读,从此以为再找不到知音而情绪低落。

正当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機會,应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外语系和中文系就读的同乡陆隶森、李东岳之约,我和黄有为到他们那里去玩,并在他们那里吃了一餐饭。席间,陆隶森、李东岳和隆安籍潘××(教育系)谈论国共两党的事,说很多国内知名人士都从国民党统治区跑去延安,以及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垮台已指日可数的消息。当时李东岳感慨地说:“现在座上飞机去延安多好。”陆隶森则说:“这怎么可能?再者人人都去

了延安,那我们这样的地方工作由谁来做?我们现在只能做应该做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我们的队伍,促进早日解放。”听了他们的议论,我心潮澎湃,自此,我又找到了知音。

陆隶森毕业后回到故乡绥涿县搞党的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7月,由他介绍,我参加了绥涿县党的地下工作,并担任路北小组组长。

黎明前夕

黎明前的黑夜是最黑暗的,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斗争也是最残酷的。1949年11月某日,绥涿县国民党书记长韦正焜派人和我们联系,说明天到渠勘村来和我们谈判。当晚,我们在李灿庭家里讨论对策。最后决定:由李灿庭去和他们谈判,我们组织武装人员在村外迎候事态的变化,并由黄有为做谈判代表与村外武装队伍的联络员,这是第一方案;第二方案是根本不和他们谈判,谈什么呢?干脆派几十名武装人员,到他们来的路边埋伏,等他们来时把他们干掉。最后我们执行第二方案。

第二天,天未亮,我们的武装队伍刚刚到预定的埋伏地点,就被对方开枪攻击,双方交火一阵后分别撤离,差点上了韦正焜的当。所谓的谈判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事情不能就此罢休,必须把韦正焜的气焰压下去,我们后来便在渠坡、布轿、邕楼、邕羊、蔡淮几个村屯,组织一百多人的武工队,直捣坝恶村韦正焜老窝活捉韦正焜。不料韦正焜跑了,没有捉到,结果杀了他一口猪和要他家里的粮食,在那钱村招待武工队。

在围捕韦正焜时,没有捉到他,他的狗腿伪乡长黄世儒也没有捉到,却捉到黄世儒的弟弟黄世仕。从那钱村回逐戎村的路上,有人提议把黄世仕毙了算了,我说:“不要毙他,他不是罪大恶极的人。”最后放走了他。那天队伍从那钱过逐戎转回了邕羊村。到邕羊村后,

年纪比较大的,家庭有负担的便各自回家,留下的继续发动群众,向有枪的户借枪(实际是收缴财主枪支)。我向同村的黄朝熙(土改时划为恶霸地主)借出步枪两支,驳壳枪一支。并通过何多福(二礼乡公所文书)去借二礼乡乡长黄立中的驳壳枪。当时,何多福去后回来说:“黄立中说要李文武出一张借条来,他才借。”我就写了张借条,给他带去给黄立中。借条原文是:“兹借到黄立中驳壳枪(德国造)壹支,此据。借枪人:李文武,1949年11月21日”。何多福拿借条去后,黄立中真的把枪给拿回来了。该驳壳枪后来由林中带走,黄朝熙那支我带着,一直到1959年在崇左时才换成“五四”式手枪。

借枪过后,马上转入筹粮迎接解放大军。抱着“断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坐花园”的坚强信念,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度过了黎明前的黑夜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1949年12月6日下午,解放大军解放了绥淦县城东门。“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歌声响彻云霄,我堂堂正正成为革命干部,当了绥淦县人民政府民运股长,终于彻底摆脱了所谓“田舍乐”,圆满了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第一个欲望。



穿过春天的原野

春夏秋冬是时序的变迁,人的生命不也是有四季的变换吗?春季是生长的季节,是色彩缤纷的季节,是喧闹的季节,是一场露出笑脸的季节,是大大小小种子要发芽的季节,是千千万万双翅膀要飞的季节,是万物苏醒要唱要跳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

引导我们向往有价值的、愉快的人生道路是多种多样的,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需要努力工作。因为,春光既是万花争艳,万木争荣的季节,更是耕耘播种的时候,没有春的播种,就没有秋天的收获,沉湎于春光而忘了辛勤劳动,就不能获得秋后的丰硕成果,青年人只有珍惜春光,不负年华,认真学习,刻苦锻炼,才能使自己的青春更加生气勃勃。

险遭劫难

1950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四)春节刚过,当时我任第二区副区长,为了征粮支援前线,我带区通讯员李朝伍(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兵留下来的)到永安村各屯去催粮入库。春节前绥淦县由于邕(南宁)龙(龙州)公路横穿全县五个区,形势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但春节过后,土匪便开始蠢蠢欲动了。一区(山圩)那白一带的土匪已开始暴乱,杀害了一区一德乡的副乡长何××。在这匪乱的日子里,我们来到永安村的板包屯,在村长家住了一晚,开了群众会,发动群众,交待政策,说明交公粮的重要性。第二天再转去永安村属的呼邓、呼雷、呼潘、呼蒙等屯工作,然后翻过大山到与上思县交界的生七、米含两个屯(该两个屯现在已划归上思县),又在那里住了两

个晚上。最后,从米含屯出发经淥包屯到那江街,当晚七八点钟到达,可幸一路平安无事。

那江是钟飞土匪活动的地方,此地不可久留。第二天,即回东门区政府,可是这次永安村之行差点遭到暗算,而我们却蒙在鼓里。

1950年冬有土匪投案自首,坦白交代,才将他们的罪恶计划道出真相来。

原来我们到板包屯后,潜伏的土匪陈肇南(国民党时期板包小学教师),就计划在我们从米含回板包时途经呼雷与生七之间大山转弯处杀掉我。他们是按计划进行了,在那里埋伏了几天,结果不见我们从那里经过,才只好收场。

万幸的是,我们不是从原路经板包屯回东门区政府的,而是从淥包到那江这一路线回来,免遭了一场劫难。

经过寒冬的人,倍感春天温暖。那时青春年少,处处彰显出朝气蓬勃,无所畏惧,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在那土匪暴乱的年代,思想上没有彷徨与恐惧过,简直把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耕耘,这就是播种。没有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将自己的生命置于生死而不顾,去抗争去奋斗,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哪有繁荣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临阵受命

为了支援越南抗法战争,党中央、国务院1950年冬决定,限期修筑湘桂线来(来宾)镇(镇南关)段铁路,绥淥县的任务是修筑从渠力火车站往西几百米处起至赖湍河边,时间紧、任务重,县委决定由毛高飞任支队长,我任政委带领三千民工去完成任务。

县委宣布这一决定后,我真的有些不相信自己,年纪轻轻22岁的人,初出茅庐,没有经过锻炼,怎能挑起这副重担?张玉田政委

(县委书记)一再鼓励：“行，组织相信你才让你去负责，你一定会干好，遇到什么困难，及时向县委汇报。”在这样的情况下，服从组织，只好接受任务。

万事开头难，接受任务后，开始做筹备工作，三千人的炊具、工棚、工具都得民工进工地前准备好。为了做好准备工作，由支队长毛高飞和黄斌(后任指挥部出纳)到南宁采购炊具和工具；大队长黄有为、刘国汉负责组织搭建工棚。筹备工作按时完成，民工准时进入工地开工。三千名劳动大军从渠力火车站往西几百米处排到赖湍河边，好不热闹。

当时土匪还没有肃清，农村还在清匪反霸，民工思想动荡不安，为了加强管理，在工地上实行军事管理，指挥部下设两个大队，从大陵往渠力方向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刘国汉。从大陵往渠旧方向到赖湍河边为一个大队，大队长黄有为。下面还以村为单位设连、排，由民工中的村干部担任连排长，在各级干部的努力下，施工正常，三个月当中，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提一下：第一，春节时各乡村送猪肉到工地沿线慰问修路民工，渠旧税务所所长邵××和税务员梁××要我们交屠宰税。我们说：“这是乡村送来慰问民工的，交什么屠宰税？这些猪又不是在这里屠宰，怎么要我们交屠宰税？”邵所长他们说：“好几十条猪肉在这里，我就是要征屠宰税。”双方争持不下，民工冲进渠旧税务所，要打那些不讲理的税务人员(当时我们两县尚未合并，我们是绥淦县，渠旧属扶南县)。最后还是我到扶南县委张守瑞那里反映情况。张守瑞书记表了态，事件才告平息。

第二件事是：粮食接济不上。那时没有汽车和其他运输工具，一切都是人挑肩扛。当时工地上只剩余两三天的粮食，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县委书记张玉田写了一张便条，要我去扶南县委找张守瑞书记帮助解决。我拿张玉田书记的便条后，便从大陵借了一匹马，直奔扶南县委找张守瑞书记。张

守瑞书记答应由渠旧粮所负责解决,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过各级干部的努力和三千民工的艰苦劳动,经铁路部门工程师王国供和国占林验收,全部合格,如期完成修筑任务。

在祝捷大会上,民工们的喜悦心情难以言表,“胜利了,胜利了,胜利的旗帜迎风飘……”“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千万人的歌声地动山摇”“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此起彼伏,会场一片欢腾,宾阳地区专员公署派建设科洪钧同志参加祝捷大会,宣布劳动模范和劳动先进工作者名单,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三个月,三个月,我终于交给县委一份满意答卷,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与委托。

土改前线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掀起的一场如火如荼的废除封建土地制的风暴,是亿万民众翻身解放的运动,我有幸参加这场火热的运动,政治思想以及身体都得到极大提高与锻炼。

1951年9月我和王俊彦、于长安、甘美及、林春生五人被派到省委党校整党班学习。国庆节后,以省委组织部长王大中为团长,由省委党校学员和省话剧团以及民主党派成员组成的省委土改第三团到玉林地区博白、北流两县领导土改。我作为第三团成员分配到博白县城郊的荔湾乡湾头村搞试点。试点结束后再铺开,我转到离县城一百多公里的宁谭区大沙乡,最后又到与广东交界的平山乡,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领导了三个乡的土改,这三批我都担任队长。试点时一个乡二十几个队员都是省委土改三团的成员,试点铺开,第一个点大沙乡,三团成员只有五人(其中还有一个是河南来的陈占斌不懂当地客家话,也不会讲白话,完成不了土改任务,等于白占了一个名额),博白县土改队成员李诚忠、刘明有、莫克武三人加